



0023534

上海大序

杜月笙

斯余



上海大亨

杜月笙

斯余



上海大亨杜月笙 斯 余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吉林市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95印张 2插页 20千字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吉林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4,200册

统一书号 10355·772 定价1.60元

内容提要

杜月笙，由开赌场、贩鸦片起家，后与黄金荣、张啸林结拜为兄弟，利用青帮，广收门徒，依仗帝国主义势力，与国民党反动军、政结为一体，横行霸道。抗日胜利后，他又组织“恒社”勾结特务，残害人民。通过这部传记作品，反映了上海滩的演变过程，涉及许多知名人物。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高桥“小瘪三”	(4)
第二章 十六铺码头	(16)
第三章 泥鳅跳龙门	(28)
第四章 受内宠一步登天	(37)
第五章 包赌台初试锋芒	(56)
第六章 杭州青皮张啸林	(69)
第七章 祸起箫墙	(81)
第八章 插足英租界	(89)
第九章 票友下海	(89)
第十章 美人计	(110)
第十一章 走进金融界	(122)
第十二章 商场就是战场	(131)
第十三章 杜家祠堂	(143)
第十四章 “一·二八”风云	(155)
第十五章 发起恒社	(172)
第十六章 笼络王晓籁	(179)
第十七章 航空奖券	(193)
第十八章 戴笠来访	(204)
第十九章 官大一级	(218)
第二十章 张啸林丧命	(230)
第二十一章 重庆淘金	(242)

第二十二章	秘密使命.....	(254)
第二十三章	扳倒吴绍澍.....	(264)
第二十四章	竞选议长.....	(272)
第二十五章	金元券的风波.....	(279)
第二十六章	浪迹香港.....	(288)
第二十七章	最后的婚礼.....	(299)

引 子

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滩爆出了一件特大新闻，轰动了春申江。

上海名流杜月笙先生将耗资五十万元，在浦东高桥乡兴建杜家祠堂；杜氏重金聘名士立碑续谱。

上海《申报》的独家新闻惊动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显官达贵和上海租界上的阔老遗少。

自六月初起，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杜公馆门庭若市，人群川流不息。一间中西合璧的大客厅里，灯烛电光，高朋满座。贺喜的，送礼的，凑热闹的，身着西装革履的，长衫马褂的，应有尽有，济济一堂好不热闹。

不一会儿，楼梯声响，一个中年模样的管家踏进了客厅。客厅里的喧嚷、嘈杂声一下子刹住了，流动的空气仿佛被冻结了。人们的眼光唰地射向了那管家。

这是杜公馆的总管，杜月笙的侄女婿万墨林。他双手作揖，向四周扫了一圈，随后传达了杜老板的旨意：六月九日，在高桥举行奉主入祠仪式。

消息传出，这些文官武弁，绅商名士，青帮门徒都翘首以待，盼着这一天到来。

九日。天刚蒙蒙亮，一缕晨曦透过漆黑的黄浦江上空，逐渐泛出青色、紫色的炫目光辉。高耸的沙逊大楼，横跨苏

州河南北的外白渡桥，已显露出清晰的躯体。江面上的迷雾渐渐散去，上海的早晨被淡淡抹了一层薄薄的青辉。座落在法租界华格臬路的杜公馆，早已车水马龙，拥挤不堪了。高价聘来的仪仗队，中西乐队，护送杜氏牌位的军警，以及商团、童子军，看热闹的小市民，将华格臬路挤得水泄不通。色彩斑斓的旗伞仪仗，大小各异的匾额楹联，塞满了南北三条马路。

此刻，杜月笙正坐在宽敞亮堂的客厅里闭目养神。不一会儿，他抬起头把目光落在客堂中央的一副楹联上。那楹联写着八个苍劲大字：

布衣雄世，侠儒兼资。

望着它，杜月笙的脸上不由泛出了一种百感交集的神色。

“当，当，当”。茶几上一架精巧的法国镀金自鸣钟敲了七下，接着，又叮叮当当地奏起了清脆的晨曲。矮墩墩的万墨林轻轻走来，附在杜月笙耳朵边，悄声说：“爷叔，到时候了。”

杜月笙微微地一点头，“墨林，就开始吧。”

万墨林急忙奔出公馆，一声吩咐：“开拔。”

一条长蛇开始蠕动起来，蜿蜒地向东爬行。英国巡捕身穿皇家礼服骑着高头大马充作开路先锋，中间夹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天红的旗子。头戴笠帽，腿着绿色绑布，腰束皮带的安南巡捕，推着一百辆崭新的自行车，四辆一排，徐徐而行。紧接着是一队古铜盔，着长靴的中国巡捕和敲着洋铜鼓的童子军。护送旗伞、牌亭的是一批青洪帮门徒。在他们之后，又是一队荷枪实弹的步兵。他们拱卫着三面八人扛抬的

大匾，匾上是蒋介石的亲笔题字。庞杂而整齐的队伍颇象一支开赴校阅场的杂牌军，浩浩荡荡地涌向金利源码头。

军乐声忽近忽远，爆竹声时断时续……。

一辆牌号“7777”的黑色汽车开出华格臬路，绕过队伍向杨树浦驰去。坐在汽车里的杜月笙目睹如此这般的风光，眼睛里禁不住滚起了泪花。从十五岁身无分文离开高桥乡，转眼已过去二十八年了。数十年的人生苍桑，拼命相搏，终于由一个小白相人登上了上海亨字号的第二把交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权倾上海滩。现在，衣锦荣归，再度踏上曾经屈辱耻生的乡土，不免感慨万千了。他透过眼前黑鸦鸦的一片人头，渐渐化出一幕难忘的情景：

……二十八年前，庆宁寺渡口的八字木桥边。

杜月笙搀着年迈的外祖母朱老太，依依不舍地在此哭别。刚满十五岁的杜月笙就要摆渡到浦西自谋生路了。朱老太用颤抖的手摸着他那光光的头顶，老泪纵横，喃喃作语。杜月笙咬着牙，好不容易拚出一句话：“外婆，高桥乡邻看不起侬，侬有朝一日回来，定要一身光辉。侬要起家业，开祠堂。不然，侬发誓不踏这块土地！”

杜月笙眼前闪过这一串模模糊糊的叠影。他的内心似有几许悲酸，一缕惆怅……。

第一章 高桥“小瘪三”

黄浦江的混浊河水，顺势东折，缓缓地汇入了东海。近海口处，风急浪高，水流湍急。那里没有山峦和礁岩，尽是一片海水冲刷而成的圆弧形海滩。离海滩不远处的西南角，座落着一个名曰高桥的小镇。这里风缓滩平，故而，从海门、舟山来的江浙渔民都要在这里停留歇脚。久而久之，那镇上的街市也兴旺起来。

这天，又逢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夜霄，秋月正圆。从高桥镇东横头的杜家花园，传来一阵婴儿呱呱落地声。俗话说，秋风送桂（贵）子，福大命大。可是，杜家花园的主人杜文卿却是愁眉紧皱，笑颜难开。他呆呆地望着杜家的头胎子。

原来，杜家祖业传到杜文卿手里，只存下一幢孤零零的平房。中间一个客堂，东西厢房各有两小间卧室。屋后是一片蒿草丛生的小果园。果树的绿叶早已凋落，只有光叉叉的树杈。杜文卿兄弟俩，各守一半家业，同屋各炊。杜文卿不善经营，那祖宅上漏下湿，破烂不堪。

家婆朱氏虽是小户人家出身，却懂得三从四德。她见丈夫心中不悦，便诚恐诚惶地对杜文卿说：“文卿，依给儿子取个好名字，讨个吉利吧。”

杜文卿从梳妆台的抽屉里找出一本黄草纸印的历本，翻

了翻，并没寻到称心的吉利话，便随手一丢，踱了几圈，对着窗外的明月，思忖了半晌，方吐出一句：“就叫月生吧”。

这一年是清光绪十四年，依公元干支推算，该是一八八八年了。

杜月生出世，给小家庭带来了欢乐，但更多的是烦恼。家道衰落，杜文卿无力赡养妻儿，只得弃下未及满月的儿子，西渡黄浦江外出谋事了。

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了通商口岸。英、法、美军列强的殖民者都虎视着这个东方的古国，扯着三色旗、米字旗的商船源源不断开来。清政府在这背脊的海滩上设了一座海关道台衙门。杜文卿便在杨树浦的码头上当了一名“扞子手”，给海关衙门做杂事，赚几个角子糊口。

杜文卿原是闲散惯了的，怎经得起风吹日晒，起早摸黑的艰辛？没干几天，便回绝了生意，找几个亲戚，凑了百把块银洋，与人合伙开了一爿“永昌米店”。

永昌米店说来可怜。一个双开间的铺面，夹在洋布店和烟杂店之间。前客堂算是囤米的仓房，临街的店面搁起几块铺板算是柜台了。后客堂一室半明半暗的半间是老板的寝室。店里只雇了二个管饭不管钱的学徒，杜文卿自兼帐房。

天有不测风云。这年七月，连续下了四十五天雨。仓储稻米、棉花都已腐烂发霉。上海四乡也流行起瘟疫。瘟灾又逢荒年，毙命者不计其数，四乡的浮尸触目皆是。杜文卿刚从青浦采米归来，见店堂里正坐着一个年轻的乡下妇女，浑身湿漉漉的，桌上放着一个小蓝包。那妇人正搂着怀里的婴儿喂奶。

杜文卿认出是妻子，惊讶地问：“这么大的雨，你来干啥？”

朱氏眼泪汪汪地诉说起来，“乡下籼不到米，揭不开锅了。镇上的男人都跑了。二房里阿叔说到上海总有口饭吃”。

杜文卿叹了口气，默默地给妻子递过去一块干毛巾，示意她擦干一下头发。

朱氏打量着店铺，露出不满的神色：“月生爹，依做老板啥时能出头？”

杜文卿年纪不过二十出头，却已显出了老相，他沉默寡言，并不像个生意人。望着脸如菜色的妻子，他苦笑地嘟囔了一句：“生意难做。”

也难怪杜文卿。仅百把块的资本，人地生疏，无人帮衬，又不会钻营，自然轧不过同行。加上灾年米价日贵，无力补充仓米，杜文卿的米店犹如苍海中一叶孤舟，随时有倒闭的危险。

朱氏体贴丈夫的处境，叹了口气说：“听阿叔讲，杨树浦纱厂要招女工，佢想去试试，赚几钿贴贴家用。”

杜文卿却不以为然地说：“老板娘出去做生活，我还有啥面子？”他指指老婆隆起的肚子，“再过几个月你又要生了，何苦呢？”

“这月米店经得起坐吃山空？”朱氏红着眼圈，心酸起来。

杜文卿心头一热，惭愧地低下了头。妻子是名副其实的浦东大娘子，能体贴丈夫，也吃得起苦。他抚摸着妻子的肩膀，轻声地说：“难为你了。”

到上海没几天，朱氏腆着大肚子，抛下了才满周岁的杜月生，进杨树浦纱厂做挡车工了。朱氏体质孱弱，又是怀孕在身，怎禁得起每天十二小时的挡车生活。脸如黄蜡，骨瘦

如柴，累出了一身毛病。

好不容易撑过一年，待等冬尽春去，上海又流行起霍乱来。沿杨树浦马路旁躺满了尸体。杜文卿生怕妻子染上病毒，硬是拦着她歇了生意，不准出门。店堂里三日两天里，点着艾蓬烟熏，祈禳病灾。好不容易熬过霍乱的袭击，朱氏却十月怀胎要临盆了。

一个女婴呱呱落地。朱氏出血过多，终于煎熬不住，撇下杜文卿父子仨，弃世而去。

杜文卿抱着亡妻的身躯号啕大哭，痛不欲生。他尽其所有，买了一口薄皮白木棺材，雇了一条小船抬回高桥故里，将灵柩浮厝在杜家花园后边的荒丘上。杜文卿无钱雇和尚道士超度亡妻，只得拾些稻草，胡乱地堆在灵柩的四周。

杜文卿说不上夫妻恩爱，但对妻子操劳持家，总觉得有些内疚。多少年来，杜文卿一直依赖着她治理家政。现在朱氏一死。他已是心灰意懒了。他将女儿送给一位宁波商人领养。不久，商人回浙江故籍，从此便不知去向。

妻亡女弃，只留下父子相依为命。杜文卿吞下了人生的辛酸，艰难地支撑起生活的担子。日里抱着月生站柜台，晚间还得喂水端尿。他真正尝到了生活的滋味。在十六铺水果店做账房的远房哥哥杜阿庆实在看不过去，四处托人介绍，给文卿续娶了一位沉默寡言的张氏为妻。支离破碎的杜家总算又糊笼起来了。杜张氏生性温柔、善良，对杜月生照顾至微。杜月生已稍懂些人事，小小年纪却懂得卖乖讨巧，故而很得张氏的宠爱。

好景不长。光绪十八年，杜月生刚五岁，江南又逢上了大旱。一连数月，烈日高照，田地裂开了缝。四乡农民见地无

所出，纷纷逃荒乞讨就食。江南一些小镇都出了饥民抢米风潮。杜文卿也断了货源。他成天为米源吃紧而弄得焦头烂额。杜文卿奔青浦，跑南汇，在上海四乡奔波了几个月，终于操劳过度，重病不起。

一天，杜文卿把杜月生拉到身边，气喘吁吁地说：“阿生，爹没本领，混不出头。上海滩人难做，爹顾不得你了。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吧。”

杜月生瞪着眼珠，望着父亲，似懂非懂地听着。

一口浓痰梗住了杜文卿的喉咙，憋得他喘不过气来，眼泪汪汪地瞪着张氏，手指着月生说不出话。不一会儿，两脚一蹬就咽了气。

杜文卿病故，又苦了张氏。她无力撑持这爿小米店，干脆关门歇业，带着杜月生返回了高桥。张氏年轻守寡，又有些姿色。乡里有个周木匠，家境殷实，愿意续弦。张氏念杜月生年幼，不忍心再嫁，甘愿守着寒门苦度光阴。张氏深知杜月生天赋聪明，也滋生起望子成龙的念头。她节衣缩食，靠帮佣洗衣省下的五角钱，送杜月生去一家私塾读了四个月的书。到了第五个月头，张氏实在拿不出钱来，只好哭着对儿子说：“阿生，阿妈娘对不住你了。”

八岁的杜月生已懂得家境的清苦，他抱着继母，安慰道：“阿妈娘，儿子将来一定要当大亨，让阿妈娘享享福。”

杜月生的话，更刺痛了张氏的心。她红着眼眶说：“阿生，阿妈娘再去想想办法。”

说罢，张氏跨出杜家花园朝外走去。她想跑几户人家，多讨些衣服洗拆，能让月生再读几天书。走过东沟，就是高桥浜北，此地属宝山县管辖，那里居住的较多是做小生意

的，家境稍殷实些。张氏急匆匆地走着。迎面走来一个小商人打扮的年轻汉子。他见张氏孤身一人，便讨好地迎了上来：“阿嫂，怎么有些面熟，想做生活哦？”

“先生，我想讨些衣服汰”。

“我姓张，专做旧货生意的。浜北旣啥生意好做，我跟你去庆宁寺试试”。姓张的叼着根香烟，目不转眼地打量着张氏。

张氏被瞧得不好意思，赶紧低下了头，低声地嘟哝一句：“那就谢谢张先生了。”

她默默地尾随在姓张的后边，胆颤心惊地走着。

原来，那自称姓张的商人是个“蚊媒党”，庆宁寺一带的赖皮光棍。这“蚊媒党”，在浦东一带颇有些名气，专门坑骗单身女子。凡是看见稍有些姿色，蓬门弱质的青年寡妇，就死盯住不放。或者介绍生意，或者塞些小惠小利，骗其失身。玩弄过后就转手卖到上海堂子里做妓女。“蚊媒党”的胡作非为，把浦东各乡搞得乌烟瘴气，吓得一些单身女子不敢出门。浦东的一些乡绅为维护乡间风俗，便在三林乡组织了乡团，聘请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农民，暗藏木棍，专与“蚊媒党”徒对抗。凡被逮住的人贩子，轻则一顿拳打，重则棍棒狠敲，打得身残腿折，这才压住了“蚊媒党”的气焰。因此，张某只得转到高桥、庆宁寺一带游荡。张氏本是闺阁之女，嫁到杜家也是守家安居，不懂事间俗事，怎能不上当受骗？

二天过去了，张氏仍不知去向，杜月生整整饿了二天。

杜月生饿得发慌，只好厚着脸皮到对门的族兄家讨食了。族兄杜金龙在上海马路上摆小摊，做些烟纸生意。所谓

烟纸摊并非现在的卖香烟、草纸之类小店铺，而是一种摆在马路旁的钱币兑换摊。上海滩是五方杂处的地方，钱币繁杂，有银子，鹰洋，也有制钱，铜钱。市民买日常零星用品，就得找烟纸摊兑换零钱。于是马路旁的兑换摊也成了这个行业应运而生。

杜金龙做此行当，自然一年难得回家住几天。家里全仗堂嫂主持。堂嫂家口多，常常缺米缺油。让杜月生吃几顿算是尽了弟兄之谊。日子一长，碎言闲话也就多了。

杜月生好胜，宁愿挨饿，却听不得闲话。一气之下，就流落街头，与一群游手好闲的“瘪三”为伍。日出离门在街上闲逛。星落月挂，才摸黑溜回家，往被窝里一钻。嫂嫂懒得管闲事，因此，杜月生倒也自在，无拘无束。

高桥镇有两三千户人家，镇上街市也算热闹，赌棚子不少。一些在上海做泥水木匠的汉子回家少住几天，闲得发慌，就学着上海大马路上的白相人，抓几把骰子玩玩。赌棚的生意也颇为兴隆。

杜月生见抓骰子赌输赢蛮爽快，心里直痒痒的。一个叫阿二的“小瘪三”怂恿他：“月生，你有胆子去赌哦？”

“赌就赌，看老子不敢？”杜月生夸下了海口，才发觉袋中没有分文，有些下不了台，只是红着脸在赌棚外兜圈子。

隔了一天，阿二又来嘲笑他：“月生，没种！”

杜月生的脸涨得通红，心中好不气恼。晚上，他躺在床上，眼睁睁地望着天上的皓月，呆呆地想着明天怎样去扎台赢（争面子），挣回面子。在绝望之际，小脑袋瓜儿忽然灵光一闪，想起家里还有些衣服，木器家俱可以押当。杜月生兴奋得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他悄悄卷了一床铺盖，几件衣服，往高桥镇上跑。

“老板，当二块大洋”。杜月生将衣服往收旧货的小摊上一丢。

摊主见是个十二、三岁小瘪三，情知这些货是顺手牵羊偷来销脏的，落得刹刹价。他拎起一条棉花胎说：“小阿弟，啥地方来的货？”

“老板，帮帮忙，随便给几钿。”杜月生哀求道。

摊主掏出五角小洋往地上一丢，连推带搡催杜月生走开。

杜月生拾起洋钿急忙低着头走了，生怕熟人看见他偷家里东西来押当。跑过几条小街，才挺直了胸。他见前面一片赌棚，便特意昂首阔步，装着大人的气派闯了进去。

“咳”，杜月生咳了一声，捋捋了袖子，大咧咧地在长条木凳上一坐，从腰袋里掏出五角小洋，啪地往赌台上一丢，喊声：“老板，开骰子啦。”

这一声不打紧，赌客们都实实在在地吃了一惊。一个十多岁的“小瘪三”也来凑热闹了。赌桌边早已围了一圈“小瘪三”。他们看见杜月生这番气派，真羡慕得不得了。杜月生也觉得自己已成了大人，心里说不出有多得意。

“小阿弟，输得不心疼？”赌摊老板眯起眼睛，似笑非笑地打量着杜月生。

“大话个说，老板，我下注了”。杜月生满不在乎地说。

杜月生在赌棚里混，对呼卢喝雉的赌博见多了，也懂得些窍门。第一次开赌就赢了好几文。走出赌棚，杜月生喊过阿二，神气地说：“阿二，怎么样，阿哥有苗头哦。”说着，他